

日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號五十二百一第▶
日二十月一十年二十
日五初月十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場頭裏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

最小彙編優待預約 最小報式如書頁。原備訂冊保存。茲將
一編。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張枕綠先生題字先自第一號
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付訂四編。每編實價大洋五角。凡在陽曆十一月底之
前。來費預約者。特別優待。每編祇收大洋四角。四編合購。祇收大洋一元
五角。寄費不加。滿洋請由郵匯。外埠以發信日爲準。良晨好友社佈

最小報售各號。統已再版印出。購報定報之欠缺者。正在陸續付郵補奉。有需補齊者。請從速照價(每
份大洋二分)開明號數來補可也。良晨好友社佈

本報再版 本報第五號至第十一號。均已再版印出。每份仍售大洋二分。其他售各號。亦
正在趕速再版中。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俟再版出齊併寄。諸希亮察。良晨好友社啓

聞聲週報 天津聞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流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
角。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
來費兼定聞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第十六期報已到 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

鷗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
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良晨好友社啓

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有志小說諸君。紛紛
見。特定通融辦法如下。報名入學。可自即日起。備函報名。繳費。無論本外埠。本校
辦法。學時繳五元六角。二個月後繳四元。一個月後再繳三元。五次者。入學時繳三元。以後每月預
繳二元半。
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
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
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短篇小說

最後的接吻

(法國萊爾著) 朱維基譯

「饒恕我……饒恕我。」

他道：「站起來。快揩乾你的眼睛罷。我也有許多事情。應該責備我自己呢。」

伊希噓道：「不。不。」

他搖搖他的頭。

「我應該不離開你。因你愛我。這正是起先的時候。以後呢。這種不幸的事情發生了……那時我覺得硫磺酸火焰在我的面上燃燒着。我不但不能看。並且我的一生。許多科罰的年數。也不能恢復我

變做一個可怕的廢物。在這永遠的黑暗底下活着。一個人的思想不免降入最低的層去。到後來呢。『沉靜』漸漸地來了。今天我雖不能再我的眼睛。可

的眼睛的……你看見了我走進見證處的時候。你是恐嚇了。是嗎？你以為我要科罰你。所以你受科罰嗎。不。我決不會做那的。決不

是我仍能用『想像』來看。我似乎又見我們的小屋。我們平和的日子。和你的微笑。在我說『再會』的那天晚上。我現在又看見你怪可憐的面龐。那裁判官可不能想像

伊依舊哭着。伊的面龐埋在伊手中。說道：『你何等地和善啊！』

那一切了。他能夠嗎？在那時最妥善的方法是試去表說明白。因他們單單思考你的行動。那行動使我到……到現在的樣子。他們正在送你到監牢裏去了。在那地方你已是要委凋去了。……你這許多科罰的年數。也不能恢復我

伊的聲音從激烈刺來的。重複地說道：『我懺悔了。我懺悔了。我做了女人所能做的最可怕的事情了。並且你還求我赦免。你現在也能替我可憐了啊！我將知何纔能證明我的憂愁呢。哦。你真是奇怪……奇怪……』

他讓伊繼續上去哭着和說着。他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的頭靠了後去。他的手攔在椅子的靠手上面。明白地聽着。沒有一些帝緒。伊又靜寂的時候。他問道：『你現在打算要去做什麼呢？』

中覺着我的四周有燈點着……你在那裏呀……在火爐飾架相近的地方嗎……伸出你的手來。你曾在那裏找到開機關的。』

大大的不同了！我嚇你了。果真的嗎。你從我的地方退縮開去嗎。伊試保存伊聲音的固定。『自然不是的。我仍這裏。在同樣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要休息幾天。我是疲倦極了……然後我要回去工作。我試去找店中的位置。或者替人修指甲。』

便是光的感覺也不能穿進他的眼皮。故猝然可怖的話直能使伊心中閉塞。他原是知道電燈點着的。這是第一次伊知道伊行為的結果。可怖的面龐有白的腫起的條紋。留着通紅的傷痕。眼的四周有狹的黑的邊緣。他從前在會審堂

如果祇要知道在我的黑暗之中。你手的思想怎樣引誘我呢。我何等地喜歡再覺着你兩手的柔軟啊。但我不敢……並且那也是我要求你的。就是讓我在我的手中。摸你的手。祇要一刻。我們。瞎子祇要一觸。就能得到這等奇樣的記憶。』

伊不作答。

伊仍舊默不作聲。

伊伸出伊的兩只手臂來。掉轉伊的頭。他摩挲伊的手指。喃喃說道

『我要知道你是像平常那樣的美麗嗎。』

伊仍舊默不作聲。

伊仍舊默不作聲。

他一聲微微顫動。一壁喃喃說道。『現在天黑了。是麼。快開電燈罷。』

喃喃說道。『我不是像你從前所知道有人了。』

伊仍舊默不作聲。

我雖然不能看見。可是我喜歡心

喃喃說道。『我不是像你從前所知道有人了。』

伊仍舊默不作聲。

六雲主人
擅書法
臨摹各體
有燭得之
處贈送字
樣祇取郵
費一角
潤例函索
卽寄不求
多利廣結
墨緣南
京黑簪
卷隨寓
轉

余缺學生
雜誌拾卷
一期至七
期七冊願
割愛者奉
以相當報
酬惟以畫
本無損及
先至者爲
限否則郵
壁廣德第
一高小吳
永才

增學旬刊
第五期出版

李松影主編的文星
已於九月十五日出
版內容極有趣味第
一期大贈送函索附
郵票一分即寄 通
信處江蘇如皋迎春
橋南首

王受生醫刻

茲因索居無俚願以
雕虫小技與海內同
文藉結文緣雅不欲
效虛名之士釐定潤
格故事誇張凡願賜
教者暫以石章爲限
每件一洋至多不過
四字過大過小者倍
之點文不列一星期
回件收件處上海新
碼頭良辰好友社

芝蘭社徵求社員本
社專以研究各種文
學爲宗旨（如小說
詩文等）并擬發刊
雜誌海內同志願加
入者請投函上海黃
渡盛蘭際

(一)本社以交換心智研究小說作品扶掖新進作家冀間接移易社會習尚爲唯一職志
(二)社友無定額除原有五十餘名外廣徵海內同志凡贊成本社宗旨者不論男女均得入社徵足新社友百人卽行成立

百人即行成立

(三) 社費全年國幣六元分二次交納入社時付三元半年後續付三元如全年一次付清得減作五元或隨四個月一付者每次應納二元二角

(四)本社無社長名目社務由發起人主幹

(五)本社特延海上英年作家如劉恨我程劍魁潘逸園諸君撰述關於下列各種性質之論著曰「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韻文小說」「短篇說選」「小品文字」「廣告學」按週寄發各社友以資參攷諸君皆思想新穎堪爲模範文字一洗陳腐之氣而印刷精良可裝訂成冊

(六)本社除出版講義外另出「說海潮週刊」一種社友均得贈閱非社友每册售小銀圓一角半該刊布面袖珍裝做日記冊式桃林紙精印小說雜作以外凡日記冊應具要素如火車時刻郵政章程各種常識一週日歷記事用空白紙名片夾等無不應有盡有尤屬生面別開

(七)社課按月四次不限題目惟須由社中規定性質例如家庭號離婚號之類作就寄社擇尤刊布於「說潮」如是則「說海潮」每期出特號宛如一部社會小叢書闢說界空前創舉

(八)社址在甯波江北岸老英公館街四號盧却生寓將後擬在滬設代理處辦事細則另訂

幹事 唐和華 盧却生 江劍禪 介紹人 田季恆 朱松慶 張慶霖 董異觀 全啓

醫藥常識廣送大眾

鄙人近著醫藥常識一書。爲家庭所必備。內容八十餘頁。現已出版。廣送大衆。凡聲明由最小報介紹。向上海五馬路廣福里七十六號鄙人索取者。卽贈一冊。郵索毋須附郵費。

王雨三啓

王雨三啓

『唉。何等地好！不要顫動。讓我來想像我們又是一對情人了。』

正是從前一樣……但是你不戴我的戒指。爲什麼呢。我倒沒有拿掉你的。你記得嗎。你還說『這是我們的婚約戒指』呢。現在你爲什麼拿掉呀。』

『我不敢戴……』

『你一定再要戴上。允許我罷。』

伊吃吃地說道。『我允許……許……你。』

他靜寂了一刻。後來沉靜地說道。『現在天定是黑了。我何等冷呀！你要曉得一個人瞎了眼。他覺得怎樣的冷呀！你的手是熱的。我的手呢。冰了。我還沒有發達完全些的觸覺。這要費許多時候。他們

記得有一次看見一個人。他的夫人在他的身上倒了硫酸。他的面

不像人了。婦女們掉轉了頭在他旁邊走過。他呢。因爲不看能見。所以也不能知道。仍繼續同見了他退避三舍的人講話。我一定也是那樣的了。我好像那個可憐蟲。是嗎。就是你平常知道我的。你也嫌厭得顫抖了。我能覺得這個。記起了我的面孔。你將要常常縈思了……你和各種別的東西中間將要有這個……那思想何等傷害……但是別再講我了……你剛才說你要回去工作。告訴出你的計劃來。走近些。我比平常那樣聽得清楚了……講呀！』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他們的二只靠手椅。差不多靠牆了。伊寂然不響。他歎道。『哦。我能聞得你的香氣。我如何日日想望這個呀。我買了一瓶你常常用的香水。但是對於我這種香氣是兩樣的了。這種香水。還難了你皮膚和頭髮的香氣。從你那裏吹過來。來得近些。讓我把他吸飲進去……你要離開了。決不再回來了。』

讓我最後的盡我所能。吸飲得愈多愈好……你在戰慄着……

我可能是這樣的可怕嗎。』

伊喃喃說道。『不……因爲天氣寒冷……』

『那末。你爲什麼穿得這樣輕薄呢。我不相信你穿上一件外套。在十一月裏也是這樣。我想街上一定

是陰沉黑暗。你如何戰慄啊。從前我們的小住宅何等溫暖……

……你記得嗎。你常常把你的面孔攔在我的肩上。我也緊緊的抱住你。現在還有什麼人肯睡在我的膀裏呢。來得近些。把你的手給我……那邊……你的律師告訴你。我來求見你的時候。你的感想如何。』

『我想我應該來。』

『你仍舊愛我嗎……』

伊的聲音微如噓氣道。『是的……』

他的聲音充滿了卑懇的要求。很慢的說道。『我要最後的吻你一次。我再不請求你甚麼了……以後以吻嗎……你肯讓我……』

伊不自主地退縮開去。因被羞恥和憐憫所感動。便不敢拒絕那可憐蟲的一個快樂。伊把伊的頭攔在他的肩上。舉起了嘴巴。閉了眼睛。輕輕的把伊靠近他身邊。一出生聲也不出聲。延長那快樂的時候。伊一張開了眼睛。看見那可怕的面孔。這麼靠近差不多要觸着伊自己的面孔了。伊第二次顫抖厭惡。想即刻脫離開去。但是他越發把伊壓得近點。似乎更情深愛熱。

『你就要去了嗎……稍微住得長久點……你還沒有把我看得夠……看我……並且再把你的嘴巴給我……比剛纔還要多……』

女畫。有滑稽畫。有風景畫。

格式特別雅致。用上等毛邊紙精

印。或印紅色。或印綠色。任憑選

擇。購備自用。足見考究。分贈親

友。費少惠厚。

每大洋貳角購一百張每

大洋壹元購七百張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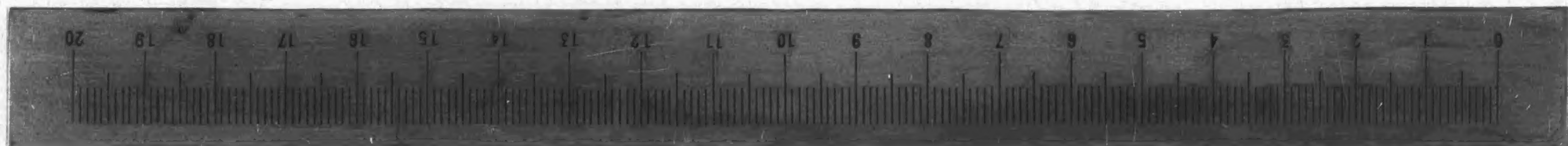
洋貳元購一千五百張

加免費寄
用通票郵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良晨箋
柳綠



這是可怕。不是嗎。」

伊哭泣道：「你害我。」

他冷笑道：「哦。不。我嚇你了。」

伊用力掙扎：「你害我呀。你害我呀。」

他低聲說道：「別出聲。靜默着。」

我現在已經拿到了。你並且要守住你。我有這麼許多的日子。單單等候着這個時候。……靜着。我說。別動。不要無意義。你曉得我比你強壯。」

他把自己的一只手去捏伊兩只手。從他衣服的袋中掏出一瓶硫酸。瓶塞給牙齒咬去。以一樣的輕聲說道：「不錯。這是硫酸。彎轉

你的頭。……那邊。……你就變明白。我們將要變做無可比的情人了。互相做成。……唉。你顫抖麼。現在你可明白我為什麼使你釋放。到這兒啊。你美麗的面孔要與我的一點不兩樣了。你要變做一只怪物了。並且像我一樣的瞎眼。……唉。不錯。害人。可怕地害人。」

✽ ✽ ✽ ✽

伊張開嘴探尋他命令道：「不。不是那個。閉嘴。我不要再就殺死你那可便宜你了。」

他把伊緊緊的捏在他手臂的彎曲中。把手壓在伊的嘴上。慢慢地把硫酸倒在他額上。眼睛上。伊拚命掙扎。但他抱得

伊很緊。一壁仍舊注視。一壁說道：「那邊。……稍微一點。……你嘴。」

那不打緊。……硫酸傷害你。不是嗎。實在是地獄。……」

他忽的把伊投將出去。喊道：「我自己燃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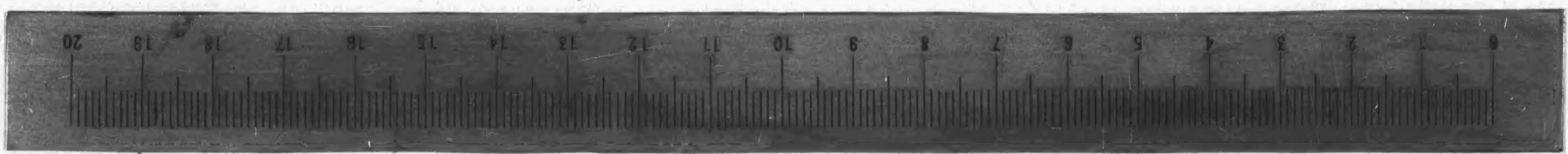
伊跌在地上滾轉。伊的面孔早已不是甚麼東西。好像是一塊紅色的爛布。他伸了伸腰。在伊身旁蹣跚着行走。摸着牆上電燈的開關機。便把燈滅了。在他們的週圍和他們的裏面。都是黑暗。

(終)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calligraphy in large, bold characters, likely reading '李' (Li) followed by a surname.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Chinese tex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gazette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with some sections separated by decorative lines.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style, typical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printing.

上海英界友好社行





琴庵漫載

歐東谷

予友湘陰左君年襲侯。宅第爲西式建築。頗稱壯麗。會分賃其半。爲湘垣女青年會會所。宅之對面。乃一商店。樓房亦賃與通學學生爲宿舍。一日。予自侯府出。偶爾仰首。瞥見樓之門旁。有粉條所書

編輯人語
本報歡迎投稿。如創作或翻譯的短篇小說。小說作法研究。中外小說批評。小說家遺聞軼事。專談。遊記。諧文。雋語等等。皆在可錄之列。花史舊劇評不收。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如所指人物。僅以某某字樣爲代。取巧不敢負責。尤所深惡痛絕。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不刊即退。

聯云。門對維也納。家藏比利時。意蓋取其諧聲。隱寓英文中。in a Penis 之謂。予曾以語君年。君年謂此等學子。適足以彰其爲敗類。亦世道之憂也云云。時人盛倡性慾發展。若斯類者。殆亦此道中之急先鋒也。湘垣近一二年來。商店市招之名稱。矜奇炫

異。時刻翻新。至有以世界國名之譯音。爲其牌號者。如美最時法來西意大利等是。而獨未見有云比利時者。曾以詢之彼個中人。則謂名目欠佳。非所宜用。予初不解其意。繼聞人言。比利時三字。有類諧聲湘諺背了時。即倒霉之謂。故亦不樂用也。始恍然悟。予意譯音祇求其聲韻稍近即可。正不必拘泥字面。若易以必利時。又自大可用也。呵呵。

談談四明日報編輯者的別號

思痛廬主

四明日報。在甬江年數很久。資望也根深。到現在不知改革了若干次。倒也日有進步。不愧甬報的老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前輩。他館裏的組織。有主筆一人。編輯四人。這五人當中。有四個的別號。很有趣呢。特地寫給出來。供閱報諸君一笑。

「二千」他的肩胛偏斜。不論坐立和走路的時候。都很像背着二千大錢咧。

「張起」天生的一副長短脚。走起路來一步一步的。活像攆拐字再世。他姓張。(腳字的諧音)再加了一個起字的單名。就算別號。使人一讀了都曉得他是脚起。

「酒仙」這人的酒量。倒很驚人。他吃起酒來。一斗亦醉。石一醉。和淳于髡相髡髡。倒也不愧酒仙二字。

「象王」不但好藏古董。而且還要

時常和人鬥寶。他家裏有祖遺的白玉象一夥。高僅三寸。玉質也狠好。雕也雕得維妙維肖。故常常以此自誇。人家有和他鬥的。都比不上他。他故面志得意滿。遂以象王自號。

莫明其妙

郭均衡

古舊的老人。手持拐杖。一跬跬自西而東。

一漂亮的少年。手持司的克。一跬跬步自東而西。

老人少年兩相會面了。老人很恭敬的問道。先生。你這根拐杖漆得好亮啊。不知作甚用的啊？

少年見是老人。說道。你不要管他。說罷。只管往前行。

老人很奇怪的道。他年紀未嘗老。爲甚用這拐杖啊？難道他跛了麼？不。瘋了麼？未必。打人的麼？不見得罷。爲甚用這拐杖啊？

江樓登眺

邱劍飛

獨望江頭思渺然。心隨飛鳥去無邊。夕陽今古晚登閣。秋水蒼茫夜泊船。家業全拋書窟內。行蹤半寄酒樓前。古人已往重增恨。我欲因之弔謫仙。